★后备干部经历的官场风云★



谁都想当后备干部
当了才知道
从后备到"转正"
跨到台上这简单的一小步
却需要台下几万步的努力和尝试！

后备干部

李国征◎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目　录

主要人物表 1
开篇 2
第一章　无执无失 4
第二章　投桃报李 9
第三章　“后备”之惑 14
第四章　“寡人之疾” 19
第五章　“在水一方” 25
第六章　夜色迷离 30
第七章　李听梵谪迁 34
第八章　列车上的“巧遇” 38
第九章　醉翁之意不在酒 44
第十章　焉雨亭的烦恼 49
第十一章　兰苞初绽 53
第十二章　“兵棋推演” 58
第十三章　卜卦佛门 62
第十四章　运作 67
第十五章　杨柳河温泉疗养院 71
第十六章　意味深长的饭局 79
第十七章　下注 84
第十八章　浪漫的“私奔”之梦 89
第十九章　关山暗度 93
第二十章　匡庐风流 98
第二十一章　“霸王花” 102
第二十二章　矿难 108
第二十三章　先声夺人 112
第二十四章　大鱼和小鱼 118
第二十五章　讨价还价 121
第二十六章　“忍冬” 125

第二十七章 粉饰 130
第二十八章 工程机械厂的难言之隐 135
第二十九章 石榴裙下 140
第三十章 攀缘 147
第三十一章 圈套 152
第三十二章 呦呦的梦魇 156
第三十三章 不尽如意的喜讯 161
第三十四章 要挟 166
第三十五章 两害相权取其轻 171
第三十六章 贺客盈门 175
第三十七章 当头一棒 181
第三十八章 现场会 184
第三十九章 功败垂成 189
第四十章 密谋反噬 194
第四十一章 底牌 199
第四十二章 温馨家宴 204
第四十三章 省城“攻关” 208
第四十四章 吉兽貔貅 214
第四十五章 丁大一之死 219
第四十六章 晴天霹雳 223
第四十七章 苏畅的椎心之痛 227
第四十八章 忘情跑马场 233
第四十九章 暗室亏心 238
第五十章 破灭 243
第五十一章 收获季节 248
第五十二章 秋夜玉佛山 253
第五十三章 尘埃落定 258

主要人物表

梁吾周，男，市委党校第一副校长，四十七岁。

张嘉缑，男，市报总编辑、党委书记，四十四岁。

李听梵，女，市高新经济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三十八岁。

魏东，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四十八岁。

穆天剑，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五十多岁。

李苏宁，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听梵的父亲，六十岁左右。

卢雅宣，女，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五十岁左右。

司徒向彬，男，市委副书记，市委党校校长，五十岁左右。

王日普，男，市委副书记、市长，约五十岁。

成跃龄，男，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约五十岁。

关本为，男，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四十六岁。

刘子珺，女，市妇联权益部部长，张嘉缑的妻子，四十二岁。

许隽如，女，魏东的妻子，四十七岁。

孙冰暇，男，毓岚县委书记，三十五岁。

卞占丰，男，魏东的秘书，三十岁。

庞武，男，市委党校实业开发公司经理，五十岁左右。

焉雨亭，女，某广告传媒公司策划员，梁吾周的情人，二十三岁。

时辰，女，市报记者，二十八岁。

禹大班，男，市报印刷厂厂长，三十八岁。

刘子琮，男，市刑警支队副大队长，刘子珺的弟弟，三十七岁。

苏畅，男，报社广告部承揽员，焉雨亭的男朋友，二十四岁。

沈小庐，男，市政府驻京办事处经营部部长，卢雅宣的儿子，二十五岁。

丁大一，男，市高新经济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五十七岁。

方黎，男，省情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李听梵的丈夫，四十六岁。

赵连庭，男，市委党校教学副校长，四十六岁。

池风飏，男，市政府驻京办事处主任，三十三岁。

觉明长老，男，玉佛山佛光寺住持，省政协委员，约七十岁。

开篇

A市的地势东高西低，东郊是著名的玉佛山。说它著名，海拔却不过四百来米，只是山里有一尊不知哪个年代生成的天然石佛，据专家考证，这一带的矿脉中含有玉的成分，远古时代，先民们便以玉为原料雕琢加工出不少玉刀玉斧玉玦玉琮，而石佛其实也是一块璞玉，佛以玉成，山以佛名，于是便有了玉佛山。玉佛山山势不高，奇松怪石却不少，最有传奇色彩的是佛光寺后面的“登天石”，那里是山巅，一块高约数丈、硕大无朋、颜色黄绿相间的巨石凌空突兀，上面寸草不生。这块石头很耐人寻味，从正面看，高低两层酷似一把太师椅；从左面看，宛若古代将军戴的头盔；从右面看，则像是封建年代文官头上的乌纱，所以它便有了“将军盔”、“官帽石”等好几个名字。巨石峭立，圆润光滑，没有可以攀爬的路径，只是在正面嵌入了一道铁链，链端有一只圆环，手抓圆环，脚蹬石壁上人工凿出的踏窝，可以一跃而上。据说只要爬到顶部，便能看到上面刻有“一步登天”四个大字，“登天石”之名便是由此而来。不过虽然跃跃欲试者多，却少有能攀得上去的，于是人们说，这块石头有灵性，只有有官运的人才能爬上去，而一旦爬上去，定会官运亨通，一览众山小。早些年，市公路局局长陪着省里的客人来此游览，一行人纷纷尝试“登天”，却只有局长一人攀登成功，结果不出几日，局长便高升到省里当了交通厅副厅长。从此以后，这块石头可以测出官运的说法更为流传，大官小官们纷至沓来，连外省市都有不少人专程前来膜拜，为的就是一卜官运。

玉佛山的东面山势较缓，沿着一片丘陵伸展开来，是正在建设中的高新经济技术产业开发区。西侧险峻陡峭，高耸的“登天石”下，是千年古刹佛光寺。佛光寺住持觉明长老年逾七秩，一袭灰布袈裟，童

颜长髯，双目深邃，经年手持一部佛经在禅房里品茗默读，鲜与游人交谈。据说这位老和尚有些来历，但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只知道他同时也是省政协委员。一年前，一对老夫妇携女儿走进寺里，意外地受到觉明款待喝茶。那位老者约在六十岁上下，面容清癯，神态高贵；女儿则三十出头，面容清秀温婉，气质优雅。进到寺来，老者并没像大多数香客那样对着石佛顶礼拜谒，而是驻足在大殿两侧的楹联前细细观赏，诵读有声，并频频颔首。

聚三五名流斫脍衔杯，问世间何物是愁几时才老？

破万千尘劫煮茗焚香，听园内佳花如笑好鸟频啼。

“好联！意境颇佳，然而平仄略有不合。”他对跟在身边的女儿说，“名流与尘劫，衔杯与焚香，都犯失对之忌，且老与啼两个字词性不对。”

正待离去，佛龛后转出觉明，稽首为礼：“施主请留步，愿借禅房叙茶。”

老者回礼，一家三口随觉明转入后堂。

觉明亲手给客人奉上茶盏。老者吹去浮茗，轻啜一口，道声“好”：“峨嵋雪芽？难得在这山里喝到这般好茶！”

“施主差矣，有道是天涯何处无芳草？此乃老衲将普通龙井亲手加以炮制，佐以香料而成，不过其味道香气绵长，不逊于峨嵋雪芽、庐山冻顶而已。”

两人说起大殿楹联，觉明说是一个弟子张南山来看望自己，临走时为寺里撰的。

“施主似也向往采菊南山之乐，不过以老衲浊眼，施主应该是秉政中枢之人，虽想布衣草履躬耕垄亩，恐怕也难以如愿。”

老者笑了，看了女儿一眼，并未对觉明的猜测表示可否，却反问道：“长老腰干挺拔，气度威严，一举一动颇合章法，想必早年有过戎伍经历？”

觉明点头：“施主所言不差，不过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休再提它。”

说罢取出签筒，请客人拈上一卦。老者想想，说，还是测个字吧！于是觉明取来文房四宝，老者提笔，略加沉吟，写了一个大大的“民”字。

觉明接过字，注视老者良久，感叹道：“‘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老衲这些年为无以计数的人求过卦测过字，施主是唯一一个关注这个字的人。有官如此，苍生之幸尔。”

老者请觉明为之解析，觉明沉吟片刻，开口道：

“民字五画，五为阳数，乾位，其力可主宰天下；上部为‘尸’字内敛，下有‘弋’字去点，弋者箭也，以箭射之，民则为尸，尸者天下糜烂之兆也，故为政者宜善为养民乃得民力。亚圣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唐代魏文贞有句名言，道是：‘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载舟，亦可覆舟。’民字深合此意，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老者叹口气，说：“可惜现在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太少了。”

问起寺中香火情况，觉明说，小寺虽然敝陋，然而因为有玉佛庇护，居士、信众还是不少。老者问常来进香的都是些什么人，觉明答，经商者，求学者，还愿者，祈福者，不一而足，这些年当官的来得更多一些，他们感兴趣的是寺后那块“登天石”，都想一试身手，虽然没有几个人能攀得上去，但给石下的香台进供施舍却很大方。

三杯茶罢，老者一家告辞。后来觉明才知道，这位老者是省里一个挺大的官儿，是陪老伴来 A 市看望在这里任职的女儿的。

第一章 无执无失

001

卞占丰一眼瞄到魏书记桌上的名单，脑子里没来由地突然激灵了一下，梁吾周嘱托他的事一下子跳上心头。

这是一份市委组织部送来的市级领导班子后备干部名单。卞占丰看得很清楚，在梁吾周和张嘉缑的名字前头，不知是谁用红笔画了两个“Δ”号。

卞占丰自然而然地想到老纯峰的病情。市委书记魏东专程从北京赶回来，也是为的这件事。身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老纯峰肝癌晚

期，手术后在医院躺了半年多，眼下已是弥留状态。今天下午，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穆天剑特地从省城来到 A 市中心医院代表省委探望老纯峰。得到通知后，正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进修班学习的魏东匆匆乘飞机回来。穆天剑虽然远在省城，却能明里暗里有力地掌控着 A 市的大局。这主要缘于 A 市是他的“龙兴之地”，二十年前，他是 A 市市长。当时的市委书记是一位参加过南疆自卫反击战的转业军官，正师级干部，在战场上是员骁将，却在官场上摆布不了比他年轻十多岁的少壮派市长，两人的政争以市委书记被一纸贬书谪迁、继而辞官而去告终。穆天剑如愿当上了市委书记，而那位性情火暴的军人书记的去向则成为 A 市政坛上一个不解之谜。穆天剑在 A 市市委书记任上干了十年，魏东接的是他的班，而在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之前，魏东也干过老纯峰的角色，所以于私于公这两个人都很熟悉。但现在穆天剑的身份是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那么这次来，除了表达慰问、处理善后外，肯定会涉及市委宣传部长的后继人选问题。给魏东当了多年秘书，卞占丰养成了高度的政治敏感。在一瞬间，他就产生了这么多的联想。

魏东刚才陪着穆天剑动身去医院时，吩咐卞占丰留在市委给他找一些关于全市近几年经济发展情况——特别是各企事业单位贯彻市党代会提出的经济隆起战略取得成效的材料，准备带回北京用于结业论文的写作。卞占丰分别给市委宣传部、市经贸委、市发展和改革局等相关部门打了招呼，叫他们务必在明天午后 3 点前将材料送到市委办公厅。市委宣传部主持工作的副部长李听梵一直在医院里忙活着，综合处的处长接的电话，答应马上向李听梵部长报告。卞占丰不耐烦地说，这是魏书记急等着用的材料，你们手头有什么尽管送来就是了，还用请示报告干什么？！对方连说是是是，马上就办马上就办。

00 官大一品压死人。各行都有各行的行规，在机关里，这就是规矩。卞占丰暗想，难怪梁吾周费尽心机地要在仕途上再上一个台阶，在人之上就是比在人之下威风得多。自己的级别并没有刚才这位综合

处的处长高，可他对自己却唯唯诺诺，百依百顺，他当然是把自己当成了市委书记的影子。市委书记比他大出岂止一品！

002

魏东的办公室是一套三进间，除去最外间的小会议室，还有一个专供与下级谈话的屋子，最里面才是他处理公务的地方。魏东是一个不太喜欢与部下交流的人，平时很少出屋，常委会多是在那间小会议室里召开，为此，办公厅特地配置了录音录像设备摆在那里以备不时之需；有时兼着市委副书记名头的市长王日普有事过来，两人就在那个专供谈话用的房间里商量事情。卞占丰跟随魏东几年了，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特殊的嗜好，房间摆设也很简单，除了宽大的转椅后面那面党旗外，再就是文件柜上方挂着的一帧书法比较吸引人的目光了。书法被精心装裱过，镶在一面玻璃框中，上面是四个洒脱的颜体字：“无执无失。”卞占丰第一眼看到它时，没明白其中的涵义，虽然他是文科出身，对这句话也感到有些陌生。后来暗地里查了查资料，知道这是出自《道德经》中的一句名言，老子的原文是：“无执，故无失。”意思是，手中不拿东西，也就不会丢失东西。引申开来，就是告诫人们，不执守某种观念或主张，也就不会在这种观念或主张上遭遇失败；同时，因为手中不固定地拿一件东西，所以随时可以拿起任何东西。魏东显然对这句饱含辩证法原理的名言有很深的感悟，一次，在全市抓党风促廉政的干部大会上讲话时，他引用老子这句话，教育党员领导干部要懂得“取”与“舍”的关系，以“无执”达到“无失”，不要进了监狱才弄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执”与“失”，说得很动情，也感动了许多人。

从省城过来，穆天剑并没有急着去医院，而是先来到魏东的办公室，两人关起门来在那个专门用于谈话的房间里单独交谈了一个小时。虽然卞占丰猜到他们所谈的内容会与桌上这份名单有关，但是里面的细节他当然无从得知。

穆天剑开门见山地问起老纯峰的身后之事。丧仪的筹备实际上办公厅和宣传部早就在悄悄张罗了，该按什么规格什么规模办等一些具体事宜也有一定之规，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关键是接班人选问题。

穆天剑特意强调，临动身时，省委书记王景林专门叮嘱过他，要他与A市市委商量出个初步意见，争取尽快上报省委组织部。如果在A市内部产生不了，则由省委做通盘考虑，这就意味着有可能从兄弟市地或省直派一个人过来任宣传部长。魏东当然不同意由外部派人，当即表态完全可以从本市解决。这也在穆天剑意料之中，哪个地方哪个部门哪个单位也不愿意压着自己的干部不提，让出板凳来给外人坐。

“市委几年前就着手进行定向培养，确定了两个后备人选，并且已经在省委组织部备案。”魏东说着，把手里标着“机密”字样的市级领导班子后备干部名单递给穆天剑过目。“纯峰同志住院以来，宣传部的工作一直是李听梵同志在主持。”

“哦。”穆天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听梵下来有两年了吧？我记得她是团省委选派的后备干部。”

“是的，您说得很对。”

“干得怎么样？”穆天剑笑问。

“工作嘛，倒是没的说。群众威望呢，也不错。”魏东字斟句酌地说，“但是我却不想让她来接这个位子。——毕竟嫩了点。”

穆天剑大笑起来：“你这个同志啊，还是没有魄力。忘记咱们总设计师的话了？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思想再解放一些嘛！嫩一点有什么不好的，谁不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再说，A市市委班子里，还真缺少这么一个女干部呢！”他拍拍魏东的肩膀，“当然啦，我这也是个人意见，只能供你参考。这两个后备人选，各自的条件也不错，最后的主意还是要你们自己拿，市委拿出方案来，特别是你的意见，我想省委会充分尊重的，我看这件事不宜过于草率，还是要考虑周全一些。”

“穆部长说得对。”

003

离开市委大楼，穆天剑在魏东的陪同下赶往医院看望老纯峰。

市中心医院的高干病房里，上上下下都在围着特一床病人忙碌着。——老纯峰被安排在特护房间。穆天剑走进去，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

旖旎而妙曼的身姿正俯在病床前给病人揩脸。这是个年轻女人，从背影上看不过三十来岁，个头约在一米六五上下，一头秀发直直地披下来，在抵及肩头处微微烫了一圈碎花卷，腰肢纤细，两臂嫩白，周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听到有人招呼自己，她转过身来。

“听梵，穆部长专程来看望纯峰同志。”魏东介绍道。

李听梵握住穆天剑伸过去的手，轻声说：“谢谢穆部长，穆部长辛苦了。”

穆天剑点点头，走到床前，看着全身插满了管子、鼻子上戴着呼吸面罩、被癌细胞啃噬得几乎脱相而且毫无知觉的老纯峰，脸上露出难过的表情。许久，他半弯下腰，托起病人一只青筋毕露的手，轻轻摩挲一气，小心地放进被子里。在这个过程中，他一句话也没说，但悲伤、沉痛的心情溢于言表。

医院院长、高干病房主任和特护部护士长等人都等在房间外面。魏东陪伴穆天剑在院长诸人引领下来到会诊室，坐下后，病房主任详细介绍了老纯峰的病情，并打开看片灯箱，给省市领导观看了各种检查片子。

“依你们看，病人还能维持多长时间？”穆天剑开门见山地问。

院长和主任互相望了望，迟疑地说：“省医大的专家刚刚走，他们认为，病人已经属于病入膏肓了，很不乐观。”

穆天剑相信医院的判断，但仍要求他们尽最大努力延长病人的生命，并尽量使之减少痛苦。然后穆天剑打听老纯峰的家属在哪里，听说正在另一个房间里休息，便提出过去看一看。

一行人出了会诊室。这时，穆天剑才抽出空与李听梵说上话。

“听梵，听说你这几天一直在医院里陪护老部长，受累了！也要注意身体哦，可不能两个部长都倒下啊！”

李听梵这段时间确实累得不轻，但鸭蛋圆的脸庞依旧很有光泽，两只弯月一样的眼睛仍是水汪汪的，听到穆天剑的夸奖，她的脸上泛起两片浅浅的红晕，优雅中透出几分妩媚。

“谢谢穆部长关心，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老部长的夫人身体不好，我在这里，能给她宽宽心。”李听梵得体地说。

“是啊，这个时候，可要给家属更多一点安慰。”穆天剑扭头对魏东说，“你们研究一下，纯峰同志干了三十多年宣传工作，资格很老，贡献很大，善后事宜，要考虑周全一些。”

“穆部长放心，我们一定按您的意见办。”

魏东谦恭地允诺。

第二章 投桃报李

004

手机发出接到短信的“叽叽”声，梁吾周低头一看，上面是一行暧昧的话：“在忙什么呢？宝宝馋了！——想你。”

此时梁吾周正在参加集体备课。马列、党建、科社三个教研部全体教师集中在4号研讨室里，听科社教研部主任罗天骥教授的新课试讲，讲的是科学发展观方面的内容。这个新专题，从选题、立项到确定主讲人、规划授课大纲，都是教学副校长赵连庭亲自抓的，他组织了这次集体备课，并且提议校委成员都来听一听，帮助把把关。梁吾周也很重视，十七大闭幕后，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实践活动随即在全国展开，市委已经做出部署，要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对全市县处级以上干部进行一次全面轮训，这是继“三讲”和先进性教育后党中央开展的又一次全党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活动，作为市一级党校，承担的任务很重，他不能掉以轻心。

梁吾周看了看表，下午3点。这鬼丫头，大白天的不上班，八成又去了那处香巢。只是现在课没听完，按惯例，一会儿他还要讲点意见，眼下是万万走不开的。

焉雨亭顽皮可爱的小模样儿在梁吾周眼前晃动着，弄得他再也无心听主讲人在台上滔滔不绝的论述。想想置身在这样一个严肃而堂皇的场合，心里却被那样一份苟且的情愫牵挂着，他暗骂自己荒唐。

“在水一方”那套小户型住宅是焉雨亭买下的，但首付款是梁吾周出的。那天，焉雨亭告诉他想买一套房子，并且向他借钱时，他心里

“咯噔”了一下，虽然他从心里喜欢这个女孩子，却不想成为被女色套中的傻蛋。起初他以为这又是一个俗而又俗的老套故事：女人以色相相诱，然后又以色相作套，最终把男人当成手里牵着的狗一样，直到把他敲诈得倾家荡产，身败名裂。可是焉雨亭很快令他释然了，这妞儿拿出与房产商签的意向书，上面的名字竟然是他梁吾周的，而还贷人的名字却签的是她本人！焉雨亭说，她就是想要一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小窝，不要很大，有一张床，有一张桌，有一间卫浴就足够了，她不想再到宾馆酒店去担惊受怕，鬼鬼祟祟地真像“偷”情一样。

梁吾周给焉雨亭付了十万首付款。他原打算就把这笔钱送给她好了，毕竟这姑娘对自己一往情深，十万元也不是个大数目。但他坚持让她把房主改成她自己的名字，党校校长在这 A 市虽说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却也经常报上有名，电台有声，一旦哪个人知道自己在这里还有一套房子，而且住的是个如花似玉的妙人儿，那可真是不打自招了。现在这社会，什么事也没有绯闻更令大众感兴趣、传播得更快的了。

可是梁吾周没想到的是，几个月后，也就是住进这套房子的当月，焉雨亭就给他拿出一张“零存整取”的存折，上面是一笔近万元的存款。焉雨亭说，这是她刚刚“勾兑”成的一单广告的提成，以后她会从每月工资中提出一定比例按期还贷，拉广告的额外收入就用来偿还他的首付。这使梁吾周很意外，也很感动，同时更为自己当初的“小人之心”而暗自羞愧。焉雨亭说，她不想让人认为自己是那种靠男人吃饭的风尘女，既然房子记在她的名下，她理当付款。梁吾周说服不了她，便由着她不定期地往里存钱，但心里却打定主意，这笔钱还是要给她留着。

想想有一个来月没和她亲热了，梁吾周心里产生一阵冲动。前段时间，焉雨亭随广告公司经理去厦门参加行业联谊会，走了十多天，回来后打来电话约了两次，都赶上梁吾周脱不开身，两人一直没见面。想想那句“宝宝馋了”，这小色女肯定是耐不住寂寞了。

005

可是梁吾周却没能及早赶到“在水一方”。罗天骥讲完后，参加听课的人又从不同角度提了些补充和调整建议，赵连庭作为教学副校长又讲了几点意见，啰啰唆唆地一下子拖到 5 点多钟。梁吾周一看时间不早了，只能原则性地提了提要求，便回到办公室。刚想给焉雨亭打电话约她出来一起吃饭，卞占丰的电话先进来了。无论如何，他透露的这件事要比与焉雨亭重温鸳梦重要得多，他只好抱歉地告诉她，自己暂时过不去了。那厉害丫头连叫不行不行不行，好劝歹劝，直到答应晚上过去过夜，才令她转怒为喜。

“你要不来，我可上你家里去找你哟！”

她用撒娇的口气威胁道。梁吾周苦笑着摇摇头。焉雨亭的性格他是知道的，说得出来她就能做得到。

梁吾周约了卞占丰到环球大酒店的 VIP 包厢见面。酒店本身位置远离闹市区，贵宾厅里每个包厢都是独自出入，连电梯都互不相通，平时又少有人来，更不是平民百姓消费得起的。梁吾周常年以党校的名义在这里签单，4 号包厢基本上是他专用的了。卞占丰是自己开着车来的，停好车，一进大厅，迎面便看见梁吾周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忙快步走上前，连声表示歉意：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叫大哥等候，失礼了。”

“咱们哥儿俩，这么客套干什么！”梁吾周大度地笑着，两人进到电梯，直接到了 28 层的包厢里。

从年纪上说，梁吾周与卞占丰应该算是两代人，可他却一直与这位“A 市第一秘”兄弟相称，除非公开场合，私底下从来不叫他“卞秘书”或“卞处长”。就职级而言，梁吾周要比卞占丰高出一大截，虽然卞占丰兼着市委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的职务，但梁吾周却是正局级；就资历而言，梁吾周被提为正局级已经近十年了，而卞占丰是去年才任上副处长的，倘若不是在官场，卞占丰至少要称梁吾周一声“叔叔”的。然而他这个副处长却与市直机关上百个副处长不一样，人人都知道，同样是副处长，人家这副处长的“含金量”就是要高。关键不在于

副处长本身，而在于他的另一个职务——市委书记的秘书。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梁吾周才在他面前放下身段，倾心相交。

卞占丰最忌讳别人称自己“卞秘”，因为从发音上听，像是“便秘”，很是不雅。机关上下的人都知道这一点，通常都称他“卞处长”，只有梁吾周叫他“占丰”，他则回称“大哥”，亲热得很。说来两人真正形成莫逆关系不过是一年前，市委党校与澳大利亚一所大学联办在职研究生学位班，卞占丰报了名，但三年四万元的学费却令他踌躇，按照规定，这笔学费是不能报销的。梁吾周得知后，暗中做手脚冲销了这笔费用，使卞占丰得以免费入学，而且两个学期的考试也都是梁吾周吩咐手下教师替他答的，这使卞占丰很是感激。作为回报，梁吾周便能得到许多在正常情况下根本得不到的有关市委高层的一些内幕消息，包括市委书记本人的所思所想及其动向。须知对于混迹于官场的人来说，这些消息可都是梦寐以求、千金难买的。

两人落座，梁吾周把菜谱递给卞占丰，让他点菜，并随手取出一张储值卡推到他面前：

“快过节了，学校给员工发点福利，大哥给你留了一份。”

“谢谢大哥想着小弟。”卞占丰神情自然地收了起来。学校福利云云，不过是个借口，而且这张卡里也不会是个小数目，他明白，这是梁吾周对他今天打电话这一举动的回报。

006

吃什么喝什么不是今天晚上相聚的主要目的，卞占丰傍晚那个电话传递的信息是梁吾周最关心的。

“老头子真不行了？”梁吾周直截了当地问。

在市委宣传部分管的意识形态圈子里，人们都称老纯峰为“老部长”或“老头子”，一则他在市委班子里年龄最大，确实够上“老”字辈的了；二则是更主要的，他的“老”姓比较少见，人们这样称呼他，既自然而然，又带着几分恭敬与尊崇。

“穆部长专程从省里来，而且是代表省委王书记表示慰问，就是来向老部长作最后告别的。”卞占丰喝了口金装四特酒，咂咂嘴品味

着滋味，说，“只可惜老头子已经神智不清了，也就是这一半时的事，家里人连寿衣都带去了。”

“天不永年啊！”梁吾周叹口气，“可惜了这样一个好人、能人，六十都不到，咱A市，这么多年还没有在任上过世的领导呢！”

“是呵，看看他老伴和孩子哭的那样子，也真令人心酸。”

梁吾周点点头表示赞同，但他并不关心行将就木者的亲属是什么心情，想听的是卞占丰在电话里说的那件事，见他迟迟不提，便主动问起来：

“穆部长这次来，不单单是为处理后事吧？继任人选的事，老头子没留下话吗？”

卞占丰说：“这七八天，老部长都是不省人事，根本不可能讲什么了，倒是以前住院时他不止一次跟魏书记提过，希望早一些把李部长正式任上，接替自己的缺。”

“李听梵？”

梁吾周并未感到意外。李听梵眼下是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自老纯峰病倒后一直在主持日常工作，这女人年轻有朝气，水平能力都颇受好评，而且还有省里的背景，由她来接任宣传部长，也算顺理成章。

“正常情况下，她倒是个合适人选，何况是省里下派的后备干部。”梁吾周说，语气里有一丝淡淡的失落。

卞占丰笑了：“未必吧？魏书记心目中，她可不是第一人选。我觉得大哥这次很有希望。”

梁吾周摇摇头：“人家可是天时地利人和全占着呢，我这个党校的小小校长，哪能竞争过人家？”

“大哥千万不要妄自菲薄！要我看，李部长不但接不上班，弄不好，连现在这个位置都坐不住。你，甚至张嘉缑，都比她有希望。这回组织部送上来的后备干部名单上，根本就没有她的名字！”

“那是什么原因？”梁吾周不解地问。

“内中缘由你自己琢磨吧，大哥是聪明人，何需小弟多说。来，喝酒。”卞占丰举杯。见梁吾周仍在思考，卞占丰干脆解释道：“这女人的老爸是副省长不假，但这个副省长已是过去的事了，何况他和穆部长是死对头。市委宣传部部长的任命，省委宣传部能不干预？穆部长可是省委常委哪，这次专程前来，肯定会过问这件事的。魏书记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他本身就是省级后备干部，哪能不考虑自己的仕途，为老上级的女儿去得罪现任的省委常委？”

这么一分析，倒是有道理，但梁吾周的心里还是不能妥贴，即使李听梵不再是竞争对手，张嘉缑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他的实力与自己不相上下，而自己对他的底牌却一无所知。既然如卞占丰所言，后备干部名单上两人的名字都被画了记号，说明对方也已经进入了市委书记的视线中。

“事在人为。下一步棋，就看大哥怎么走啦。”

卞占丰提醒道。

第三章 “后备”之惑

007

《A市日报》总编辑张嘉缑获知市委宣传部长老纯峰病危的消息比梁吾周还要早，一则市委机关报作为市委市政府的喉舌，在市直机关二十四小时派有记者，高层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他都能在第一时间得到讯息；二来他这个总编辑还兼任着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虽然这个副部长只是挂个虚名，但部里的重大事项还是得按规矩知会他。所以穆天剑亲临 A 市，市委书记急匆匆从北京赶回，他比外界知道得都要早，而且断定老部长这回大概真的挺不过去了。

但是张嘉缑并没有急于去医院。无论是部里还是市委办公厅，都没来正式通知，这说明上头对善后事宜还在运筹之中，眼下并不需要无关人员到场，他权衡了一下，认为还是静观其变为好。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角度看，去向老部长作一下最终告别也未尝不可，但外界会怎么看？人人都知道老部长去世，马上面临的便是选择继任人的问题，这个时候不待上级打招呼就冒冒失失地去了，会不会让不明真相